

七十雜憶 (上)

費雲文

戴笠嚴令化裝赴難

時光如駛，不知覺我已是古稀之齡了。

我名費雲文，號嘯天，江蘇高郵人，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農曆二月廿六日生，父親諱恩洋，字石波，在城內辦教育，雖不貧困，却也不富有。

民國廿六年，當我正在鎮江師範學校讀高三的時候，抗戰開始。我以匹夫報國的志趣，被吸收參加由戴笠先生創辦的軍委會無線電訓練班十二期習無線電訊（來臺後，該班學籍改絃為中央軍校通訊科，列十三期），赴武漢受訓。我因為身材較低，編入第一區隊第三班，任班長。

民國廿七年四月，前方軍情緊急，中央為準備未來大武漢決戰，需要在外圍部署若干秘密電臺。於是我們第一區隊提前畢業，由戴先生親自主持典禮。隊長楊濟華派我在餐會中代表全隊同學向戴先生敬酒，並致答詞。

戴先生兩目炯炯，訓詞沉着有力，我答詞時，以國語朗聲簡短的說出我們報國的赤忱，有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等語句。戴先生相當滿意，詢問同桌陪侍的魏大銘、董益三：此一小同志為何人？董益三取出畢業同學名冊，向戴先生指明有關我的記載，只見他頻頻點頭，卻從此留下

深刻印象。

我被分發到安慶，向情報站長蔡慎初報到，聽候差遣。

當時，安慶站有一個派往合肥的祕密無線電臺，因臺長上海人徐世德護護身份不大適當，被守城廣西軍隊誤認為漢奸，扣押在縣府，不久，廣西軍隊調防，由楊森的部隊接防合肥，幾經交涉，才獲得釋放，但身份已暴露，無法長期潛伏，達成任務，乃即回到安慶，另候派遣。

日軍已有向合肥進攻的跡象，合肥電臺必須迅速建立。蔡站長乃電請戴先生，派太湖電臺的姚遜去合肥，而由我去太湖接替姚遜。可是，戴先生却批復由我去合肥建立電臺，並需長期潛伏。

我是江蘇高郵人，蔡站長鑑於前次徐世德失敗的教訓，先電合肥王組長派人來安慶接我（由汽車交通，一天可到），以策安全。可是，這份電報，王組長並未收到，也未派人來安慶接洽，時光一天天過去，等到合肥已危在旦夕，蔡站長受到上級督察的指責，才派我立即前往合肥。可是，當我到達距離合肥九十里外的桃鎮，合肥已經失守了。我只好停留下來，急電蔡站長，請示行止。

兩天後，安慶站的高級幹部周某，還有前次建臺失敗的徐世德、嚮導人員杜某來到桃鎮，轉

達戴先生給我的「百萬火急」電令，大意謂：

「我派你去合肥電臺的電令，早於×月×日發出，你如今尚逗留中途，殊屬誤事。一着既誤於前，不容再誤於後，着即加派徐世德，前往化裝赴難。」

本來戴先生在我們畢業餐會上聽到我的致答詞，以為我是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人，對我期望很高，所以才不照蔡站長的意見派姚遜，而下令派我去軍事重地合肥。沒想到我居然「貪生怕死，逗留中途」，這下他失望了火大了，所以才有「百萬火急」、「化裝赴難」前所未有的嚴令。當時，我真有「天高皇帝遠，無處申訴」的苦處。好在蔡站長是個講求革命道義的人，決不推卸責任，他一面派徐世德和嚮導人員來，和我作「化裝赴難」的準備，派人找合肥王組長來查詢徐世德前次留在合肥城內電機的下落。因為如果電機尚在，「赴難」才有意義，如果電機失落，「赴難」就是白白送死。一面電呈戴先生，說明延誤出發時期的原因。

王濂冰組長來到桃鎮，說明電機已失落。於是電呈戴先生，我先到距離桃鎮南方卅里的舒城電臺張聲麟處待命。

到舒城，我才上電報告戴先生，並且請求由漢口補送電機前來，再去合肥建臺。

此事得到戴先生諒解，來電准予即補送電機，先在合肥游擊區建臺，相機推進城內。

三赴合肥飽受劫難

不久，電機運到安慶，當我回到安慶時，安慶又失守了，只好跟隨安徽站長退到鄉間待命，並立即協助電臺工作。安慶電臺的電力只有兩瓦特，却要與十個單位維持電訊暢通，負荷很重。

夏天來了，酷熱的天氣，和晝夜不停的工作，我病了，腿生了一個大熱癩，紫血下流，滿身大汗的躲在一個草堆後的小閣樓上，不停的工作，雖說辛苦萬分，但我終覺得沒有完成赴合肥建臺的任務，是可恥的；於是一再建議攜帶電機，再去合肥。終因那時盜匪如毛，四鄉不靖，主要公路皆被日軍佔據；由安慶到合肥三百六十華里，隻身通過尚有困難，何況攜帶電機密本，以那時敵後電機數量的奇細，技術人員的不足，此一請求沒有結果。

後來合肥方面再三催促，才決定繞道立煌。因為立煌與合肥之間，尚未經敵騎蹂躪，路雖遠而阻礙較少。於是我帶病踏上征途，決定第一天傍晚動身，連夜趕路八十華里，偷過敵人控制下的公路，到第二天中午才能到達我游擊區。

一個月色溶溶的夜，我餐風浴露的走上廣大農村的羊腸小道。不想剛走卅里時，病軀的我，兩腿腫脹，寸步難行。處此進退兩難之時，我咬緊了牙根，忍受痛苦。祇休息一小時，喝了一碗米湯，又繼續前進，等到第二天到達游擊區時，我已能由每餐半碗飯的食量，變成每餐三大碗臭

鹽菜飯，兩腿的腫也消了。從此最多一天走過一百四十華里，再也不倦不痛了。

「啊，寶貴的青春活力啊！」我不禁從內心深處高呼起來。

到立煌後，合肥派人來接，從麻埠出山，九十里山道，爬山越嶺，涉水渡溪，松濤紅葉，秋色滿山。淙淙潺潺，分出了溪水的緩急深淺，恍入畫圖之中，始知古人描寫自然景色下筆之妙。可是，清麗的景色，掩蓋不住環境的不利。

當我們走過獨山向六安前進時，敵人已攻陷六安向西直指，險些中途遭遇。於是二去合肥不成，再回立煌。接着立煌遭受轟炸，避居半山，深秋夜冷，衣單囊薄，又生起病來。

而合肥四面敵人，無電臺通報，焦急萬分，再接再厲，麻埠的長途電話叫到立煌，合肥來人三請諸葛了。

不祥的我，又帶病上路了。一路山雨送行人，忽而清新忽而晦暗；雨雲不時瀰漫了山谷，溪水因山水的下注，不再潺潺淙淙了，而轟轟然如響巨鐘。我穿過了山灣，爬過了濕嶺，涉渡過十數條小河，終於難星到了。最後一條小河，因為山洪而陡漲到胸際，急流險象。我因為二次去合肥不成，心中不免煩燥，恨不得陡生雙翼飛到麻埠，會合合肥來人，明晨上路。乃決心冒險涉水，不料剛到河中，水深勢急，一個渦流把我捲倒。

當我將要倒下的時候，幸虧同行的沈某在後，不顧一切的攔胸一抱，相扶着渡到彼岸。濕淋淋的又趕了四十多里，在萬家燈火中到了麻埠。可是合肥的來人王錦堂兄，早已望眼欲穿了。

提起王錦堂，令人淚落心傷。他是一個合肥古董商，也是孝子。在合肥淪陷時，他曾親自推土車，在酷熱的天氣之下，把他的老母送到三百里外的麻埠。他激於義憤，被王組長吸收為運用同志，第一個繁雜的任務，就是去數百里外迎接電臺。要穿過敵人口夜運兵糧器械的公路和匪徒出沒搶劫的鄉村，真有寸步難行之苦。而他在目睹合肥同志日坐愁城焦急萬分的情勢之下，以義士不返的氣概，自告奮勇冒險而來；更要與我隨帶電機密本經費冒險東歸，所以在我們初次見面後，他把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機，隱藏在內心，而充份表現出他的豪爽雄壯。

雖然我不是弱者，對於擺在面前的危難，早有認識，而早有冒險犯難的決心，並不需要他再來鼓勵。然而他的用心和出發點，是爲了工作；他的熱忱，是值得我讚佩的。我們一見如故，同生死共患難的走入劫難了。

當我們隨時警戒怕與敵人遭遇時，不幸被土匪發現了。在荒野的小店中，我們成爲土匪的囊中物，經費、衣物被劫一空。我和電機被視爲奇貨，綁入鄉間的一所民房，成爲肉票。

我被禁閉在一室，不禁爲工作焦急，爲友人擔心，萬般愁思，禁不住深夜寒風，索索地顫抖寒熱起來。正在無可奈何之中，傳來一陣陣犬吠聲，匪徒將我帶出，於黑暗中向田隴間行走。生死置於度外的我，耳鼓中忽然聽到熟悉的呼聲，王錦堂兄在寒風裏撐持，來贖票了。

我們雖然逃出了匪徒的魔手，却不能得到片刻的休息，匆匆的又需趕忙偷過十數里外的敵人

公路，終於在大吠聲、敵人呼喝聲、槍聲裏，我們連偷帶跑的穿過了公路，向游擊區疾馳。

小鎮上，病床相連的我和王錦堂，在半呻吟半追殺的情況下，始知他爲了營救我，爲了合肥的工作命脈（通訊的維持），把所有藏在竹桿中尚未損失的法幣拿出來，設法找匪徒替我贖票。

當時他焦急帶病，受累受寒的身體，一度支持不住倒在地上，發高燒的他不得不一切地喝了一碗涼水，拚了一生的健康生命，來換取一時的勉強支撐，完成贖我和電機出險連夜偷過公路脫離險境的任務，啊！他真太偉大了。

我們終於在病中到達合肥西鄉的高劉集，和王組長相見，建立好電臺。大半年的勞瘁奔波，一旦安頓下來，病魔就相繼向我肆虐了。

首先是滿身的疥瘡、膿疱瘡，除臉上、腳上外，全身都是，真是體無完膚；再就是三陰瘧疾，經常發作，全身疼痛。打針敷藥，好了再犯。一直拖到第二年夏天，才告痊癒。

當時，瘦弱乾枯，已脫人形。王組長惟恐我支持不住，客死該地，曾經暗中向他的好友醫生夏某詢問。夏某得知我食量尚好，一頓能吃半片以上大肥肉，對王組長說：「請放心，死不掉！」

北平危城離合悲歡

抗戰勝利，我從合肥調到南京，在國防部保密局工作。民國卅七年秋天，奉調赴北平擔任電訊支臺副臺長。

北平是我嚮往已久的地方，加以那時我已經學習國劇，曾登臺多次，正好乘此機會北上，多

觀摩名角的演技，並希望有機會就教於方家。

北平是古都，名勝古蹟，形勢氣象，軒敞瑰麗，美不勝收。曾經抽空前往故宮、北海公園、頤和園、西山等地遊覽，真可謂大開眼界。北平民風淳樸，最難得的是人與人之間，那種親切和善的面貌神情，並不因爲富貴窮困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始終顯現彬彬有禮大國民風度，可惜停留的時間太短暫了，至今回憶，仍然懷念不已。

不久，大局激變，始則東北淪陷，繼而徐蚌失利，北平也被共軍包圍，成了孤城、危城。

當時，國民政府已從南京遷往廣州，保密局也向臺灣與福州疏散；只有局長毛人鳳、處長葉翔之、楊震裔等尚留在南京。我的妻子王蕙芳因爲生一男孩，尚未滿月，未能隨同仁眷屬疏散福州。獨自一人連同皖聲、皖林兩兒留在南京，顯得孤單。萬一南京再變，則將不知何去何從了。同時，更就心我在北平，如何能出得危城，安全無恙，又那天才能重獲團圓？

北平支臺與南京總臺之間的電訊，忽然發生問題，電報積壓兩萬字以上。恰巧葉翔之處長臨時因公來北平，代表毛局長核定北平該留該撤退的人員，我在該撤退的人員之中。於是決定乘乘處長返京之便，由我攜帶積壓全部電報，隨同前往；順便到南京電訊總臺的留守部份，協調恢復通訊事宜。

我和葉處長搭乘空軍便機，安返南京，已見一片蕭條景色。暮色靄靄中，我坐人力車回到家門。當我推開房門，走進房內時，大出蕙芳的望外，喜悅之情，從所未見。她的憂慮懷思和心頭

壓力，頓時煙消。

晚飯後，我立即前往保密局，向正在燈下處理公務的毛局長報告，交上所攜帶的電報。毛先生親切的問我的近況，指示不必再去北平了，家眷將來可以隨同局中留守同志，一齊向上海撤退。溫煦長者，至今敬仰。

第二天，再到設在富厚崗的總臺協調，很快的與北平的通訊恢復了。

不久，總統宣佈引退，保密局的留守人員也撤往上海，總務人員送來我和蕙芳的火車票，說明搭乘最後一列火車的時間、地點。

蕙芳的乳頭因爲年輕時束胸太緊，陷入乳房內，吸不出來，以致沒有母乳供小孩食用，大兒皖聲係由其舅哺育長成，二兒皖林係由乳娘帶大。如今新新老三，處此離亂之際，自身飄洋何處，尚未確知，何能再攜帶同行，僱用的女傭知此情形，介紹一位在國民戲院服務的路先生的太太前來，情願領養。當時時機緊迫，只好匆匆交付給她。

當蕙芳親手將孩子抱送給路太太手中時，淚如雨下，那份悲痛之情，也是前所未有的。過去抗戰時期，曾經有兩男兩女四個孩子，生下不久，即因病夭折，但她從無此次悲痛之甚。等到上了馬車，仍然一路哭泣到下關車站。

我們在南京的重要衣物，當保密局同仁眷屬向福州疏散時，蕙芳曾裝滿了三個皮箱，託他們先行帶去；而準備等候生產滿月後，再趕往福州會合。

可是，當我和蕙芳到上海南陽街本局辦事處

，被安排在樓上一個小房間內住宿時，剛進房門，就看到我們的三個皮箱整齊地堆放在一邊。打聽之下，才知道前此眷屬疏散，因為行李太多，託帶的人照顧不來，惟恐中途失落，只好暫時留置上海，還來不及通知蕙芳。沒想到我竟能很快的出了北平危城，來到上海，而又安排住在此一房間，真太巧合了。

當時我仍然忙於公務，除夕當天，奉命就各

方退到上海的電訊同志中遴選一人，攜帶電機，送到毛局長公館，準備第二天專機飛返南京，有緊急任務，毛先生給我三千元金圓券為慰勞金。錢數不多，但對我來說，却有很多感觸。就工作績效說，我去北平幾個月，毫無建樹，拿這筆錢，有點慚愧；但就實際需要說，却令人感激；因為當時我已身無分文，一家四口，當天尚不知何處吃晚餐（吃客飯的小飯店，除夕打

樣）！

民國卅八年春節，我又奉令率領留在上海的電訊同志十八人，前來臺灣。於是，忙着接洽船票，安排船期行程。於農曆正月初五搭乘中興輪安全抵臺（前一班太平輪却在海上失事沉沒）。此一時期的種種遭遇，誠所謂「吉人自有天相」，而於南京撤退時，迫於現實環境，遂有棄子之痛，又不勝離合悲歡的感受！（下期續完）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聖文 叢書 戴笠新傳

費雲文 著
全一冊定價貳佰元精裝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⑤戴笠與雷鳴遠⑥戴笠與現代警察⑦戴笠與鄭介民⑧戴笠鋤奸記⑨戴笠與毛人鳳⑩戴笠的幾個戰場⑪戴笠軼事⑫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四百餘頁，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精裝三百元，聖文書局出版，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